



# 约定成为更好的人

考研是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又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

“每天都一样的”。现在的普普回想起考研走过的那段路,不像是经历了三百天,倒更像是一天重复了三百遍。

在这段日子里,普普对自己重复说过最多的话,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坚持。她不太清楚那些日子到底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那些细节、氛围、情绪现在还是可以敏感地捕捉到,这是无法被时间带走的。

她还记得什么呢?还记得每个周一凌晨5点的准时起床,因为周一选择图书馆寄存柜的重要日子。还没到6点,馆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会用这样的零碎时间背单词、背政治。还记得入馆时那些并不安全的“奔跑”行为,每个人的每一天都被拧紧了发条,发条的背后是考研倒计时。还记得写题时的困倦和痛苦,那是面对英语阅读题错误率居高不下的无力,是面对大段大段专业课知识却怎么都记不住的焦虑,是重复练习后的疲惫,是必须要跑出去缓解情绪、和家人朋友痛哭一场的释放。还记得路灯下的小板凳、翻了无数次封面已经失去踪影的资料书、用完的笔芯、沾满墨迹的小拇指、掉落的头发、上升的视力度数……当然啊,

还记得,记得茶水间上总是会有暖心的糖果和咖啡,记得在那些临近考试日子里和挚友的畅谈打气,记得每个休息日热乎乎的奶茶,记得内心“就快要上岸了”的希冀。

“考研后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当拼尽全力穿过暴风雨后,普普发现,她已经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

对于考研,小照更多地想分享一些觉得很快乐很温暖的瞬间。因为考研本身已经很苦啦,所以他反而会对那些宝贵的快乐印象更深一些。备考的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一起去食堂吃饭,虽然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互相地分享交流、打气鼓励真的可以缓解疲惫感。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热腾腾的烤红薯、热乎乎的奶茶再配上朋友间的无话不谈,真的很治愈。走在这段旅途中不是一个人,他当时和保安叔叔、保洁阿姨的关系很好,平常会把瓶子收集起来,方便时一起给保洁阿姨。还会在中午吃完饭和保安叔叔唠会嗑,带点瓜子给他,感觉很棒。人与人之间就是相互温暖和点亮的。

每周六晚上是小照固定的休息时间,也是他快乐的时候。会和室友一起在外面好好吃一顿,逛一下街,或者追会剧、玩下

游戏,这样的调整也让他能够以更加饱满、松弛的状态去迎接下一周的挑战。

旺仔说,考研是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研友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她们上午一起背书,中午一起吃饭,晚上一起走回寝室,互相提问背过的知识点,偶尔会答错且错得很离谱,就在路灯下笑得直不起腰来,答错的知识点随着笑声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考研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和研友一起备考,紧张焦虑的情绪都烟消云散了。她们心无旁骛地准备着,备考的日子都变得快乐了起来。

备考后期她俩都回到家复习,就开腾讯会议视频连线。两个人都不说话,一起学习,有时候学累了,抬头看看对方认真的样子,伸个懒腰继续投入复习中。她们也在一个番茄todo自习室里暗自“较劲”,看看谁的学习时间更长。旺仔很喜欢旺仔牛奶,每场考前都会送送研友一罐旺仔牛奶,在考场上边写题边喝,知道在另一个考场上她在和我并肩作战,我就会感到快乐。

我们约定一起成为更好的人,今年我们一起躺在光草上晒太阳啦。

汪简 左妍雯(均为中文系2023级硕士生)

中文系陈特老师通过对“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和“经典文学”三个概念的剖析,揭示了经典背后的权力问题,以及他对金庸与刘慈欣作品的独到见解。

**武侠小说与娱乐生活的关系。**以汉赋为例,对现代人而言可读性较差的汉赋,对于汉代人而言则是重要的娱乐产品,因为当时的贵族公卿浸淫在政治化解读《诗经》的氛围中。相似地,在娱乐范式单一的时代,武侠小说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大众。而在如今娱乐方式多样化的时代,以抖音为代表的碎片化信息在人们精神虚弱之时轻易地入侵大脑,武侠小说的读者便慢慢减少了。然而,如果武侠小说只有通俗娱乐的一面,实际上不具有足以支撑其成为经典的养分。

在界定通俗文学的概念时,首先把“雅”作为“通俗”概念的对立面。然而雅俗实际上是价值判断,并不是事实判断。因此,这种方法难以清晰定义通俗。

“为人-为己”才是理想型框架,通俗文学更多考虑为人、为读者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金庸的小说是比较典型的通俗小说。金庸的主要身份并不是职业文学家,而是一个报人。他通过办《大公报》《明报》获得大量资产,一边发表社论,一边写小说。《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结局的改写,就说明金庸作品中“为人”的一面。

然而,在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后,金庸并不止步于通俗作品,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走向经典。因此,他的后期作品《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便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境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鹿鼎记》之后金庸封笔,转而大规模修订之前的作品,部分革除了小说中“为人”而通俗的弊端。然而这种修改并不会造成作品整体境界的明显改观。因此,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后期的三部作品,我们依然可以将金庸小说视作典型通俗小说。

文学是一个集合,一部部作品则是集合中的元素。类型也是一个集合,文学作品根据其所属的类型得到解释和定位。而经典作品是超越类型的。

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在受众的角度上属于通俗文学,但从“为人-为己”的角度,他的作品融入了大量个人思考,因而是高度个人化的。刘慈欣不是职业作家,却高度自觉地训练自己的写作:他的短篇小说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如《赡养人类》是“悬疑+黑帮”,《镜子》是“官场+悬疑”。《三体》则是短篇小说写作经验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引用金庸在《笑傲江湖》里的话,就是“一招包一路”。一

部作品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类型。我们要利用类型来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不是被类型框住。

**科幻能够生动地展演思想。**刘慈欣一方面高度尊重人的心灵中的不同部分,一方面也探讨了心灵与肉体的问题,即生存在一个残忍的世界里,必须克服心灵中那些美好而脆弱的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刘慈欣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他的高明处就在于不同的小说中有不同的呈现。如果一定要刨根问底,他本人或许没有那么重视脆弱而美好的东西,但他不忘告诉你脆弱的东西很美好。刘慈欣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虽然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但也能借助长篇小说的体量展现多元化的价值面向,读者可以借助他的作品丰富和改造自己的心灵。

不同的学科能够殊途同归地通达“道”。相比科学,文艺宗教作品能较为容易地探索人生与心灵的不同面向,科幻小说也能达到哲学经典的思想深度。

**何谓经典文学?**经典是一种权力。一件作品或有艺术史价值,但其艺术价值需要权力的背书。以古代文学为例,今人对诗歌的印象多为五七言诗,而《文心雕龙》中却有“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论述。现代认可的七言诗实际上在唐代才确立。一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需要读者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首先需要本身拥有质地,再加上读者不断做出有价值的解读,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创造经典的合力。

制造经典的权力分短期和长期。虽然权力制造了经典,但权力总在流转之中。从长期来看,经典成立还需依靠其内在品质,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和刘慈欣的小说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质地。

张译匀(中文系2022级本科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

## 光影书画



冬天来了,大部分的花儿凋谢了,但总有那几个小可爱,冬天绽放美丽的身姿,为校园增添一抹亮色。

摄/李钰菡(国务学院2021级研究生)

## 相辉纵论

# 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数院大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可以用学会的东西去帮助其他同学,并且通过讲解使他们真正领悟,收获一些成就感。还有就是时上课学知识与真正把学过的知识讲给别人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数院大神不仅服务同学,对自己的学习也有帮助。比如说高等代数、数学分析这些基础课,可能上课时觉得也懂了,

但等到别人问到这些问题,讲给他听,再和每次值班的其他大神讨论一下,就会对这个知识点有更深入的了解。自己会和讲出来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方法都不太一样,也不太会分享。就数分高代来讲,还是先把书上的知识点学好,题目肯定也要做,只有这种基础课才需要刷题,因为容易在基础知识上有各种各样的花样,肯定要通过做题来了解变

形和技巧。心态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数院所有同学都很厉害,上大学后要认识到不可能几百个同学人人都是第一,要学会接受自己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完美,学会看到自己的不足,但是也要学会发现自己的优点,虽然你有不如别人的一方面,但是肯定也有别的闪光点。

汪凌睿(数学学院2019级硕士生)